

黄昏在江岸

李佩芝

坐在岸边，一动不动。岸在移，水在涌，心醉着。我觉出自己离水很近，很近，仿佛整颗心都浸透在江中，说不出的安然与妥贴。

岸上透出舒缓的曲线，上面绿的隆起，亦象天宇的岸。只是此刻，浓淡淡淡地暗了。

小时候，翻开地图，手指曾在那鸡冠上迟迟疑疑地移动，想不出大森林缠挟的江流是什么模样，如今，面对这条青黛色的大江，有种种如愿以偿的欢乐了。

“为什么江水发黑呢？”

有人说河床下的泥沙是黑色的；有人说江水含有某种矿物质；有人说水深不可测……自己则以为，江水也同万种花木一般，造物主注入它灵魂的色泽后，显于人间的，便有蔚蓝、碧绿、清白、浊浑、黄褐与暗紫种种了。这条北疆的大河，另有一番钢铁般汉子的气概，在两岸苍苍的林木中，潇洒出一路的风流……

朋友告诉我，黑龙江是铜帮，铁底，金镶边。我相信。看那岸上葳蕤的林木，淘金者的棚帷，我相信它是条宝河。它给这里的人们以财富，以精神，以寄托……

江水平静。漾出漩涡的波痕。船艇往来，呈扇形的浪花纹展开去，又互相碰撞，发出

快活的絮语，荡到岸边的水波，润了五彩的卵石，又款款退去。

我到木排上去，放排的工人正围坐闲聊，木排边停着艘汽轮，显然已过了人撑篙子放排的岁月。和老人拉起话，他说，收入是可观的，放一次排可收上千元。但从黑河市到上游呼玛县，往返半月余，如果现扎排，时间更长。江中日夜飘流，险滩、暗礁，还有难以预测的风暴，意想不到的事故……放排汉子难成家，女人不喜欢孤独与等待。他们高兴有钱花，但更注重感情，他们不愿担惊受怕，更忧心丈夫因寂寞而有了情人。老人现在退休了。

“还上船么？”我问。“上惯了，总想江里跑……”这位二十岁时从安徽省乡间跑出来求生的放排人，击水几十年，他说，他离不开这条江了，当初乡里的妹子也是跟他几千里奔来的，如今都老了。“唉，不能上船了！”老人抽着烟，眸子盯在江面上，幽幽地叹道。我想，我理解这种痛苦，人生各有轨道，各有位置，不可偏离。

江岸愈发温柔了。夕照下，小城的人们纷纷涌向江边。江水罩着晚霞，泛出了半川的浓淡，深深浅浅的红色。女人们把江水搅得哗哗，象舞着他们人生的帆似的，把各色衣服

都尽情地在江中洗，又摊晾在沙滩上，盘腿坐下，去望那水中快活的丈夫和孩子，脸上映出痴痴的笑来。我真羡慕他们，我以为这种江中洗衣的劳动本是女人的享乐呢，那岸上静静的凝眸，该是多么满足的人生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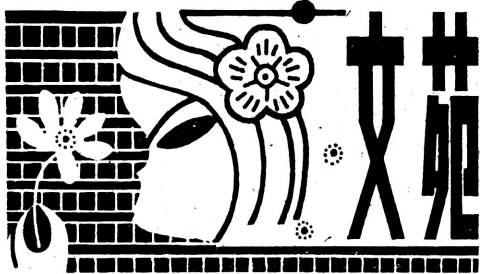
黑龙江是不寂寞的。它是边陲的交通要道，江上常有客轮，货船往来，若与苏联的船相错，彼此也挥手致意一番。

说黑龙江是我们的内河，就是长长的历史了。复杂的史册上留下了民族的遗迹。听朋友讲，江两岸的村屯都相去不远，大小也不差上下。过去，从山东，河北一带闯关东的“盲流们”，常娶了对岸的俄罗斯姑娘，在江岸安家，所以这一带常见些有异族色彩的人呢。我心中充满了情感。闭上眼睛，能想象出一串串甜蜜又苦涩的故事，那是人类史上，民族之间不可或缺的心相融。

江水拥着夕阳，红晕渗到岸边来。我想，只要跳下水去，一定能抚摸到她。我喜欢看日出日落，时间是立体的。几乎能触摸到。日出不见，太懒。在泰山上，凌晨二点就被件大衣翘望，不谓不虔诚。但看见太阳时，她却一片云海之上了。在戈壁滩上见过一次日出，天地一片火红，异

样壮观。遗憾正坐在汽车里，变动的方向盘，使我捕捉的光线有限。于是，我喜欢夕阳了，这里边有一丝享受，一丝安闲，斜依山亭，静坐村边，观望过多次暮色。在晚照里，静静地看那太阳，变得那么妩媚，新娘般，真的，新娘般，在投入大地的拥抱之前，显得那样甜美，羞涩……

江面上弥漫了一层柔薄的雾气，看不见云朵，太阳愈发红晕了。越落，越红，江水振颤，水中漾起一串火样



散文专版
刊头设计 武威 本版编辑 叶广岑

的落影，漾起一串温存的诗句，大江燃烧了，举行了又一次辉煌的婚礼。

暮色深了，长长的堤上，闪出几星灯火了，那是临江的窗。其他地方渐渐沉入暗色里，做幽幽的梦去了。

对岸，路灯一盏盏地亮起来，桔红色，温柔地一排排映入江中，光柱长长地颤动着，象奇妙的琴键，无声的旋律在江中荡漾……江水绚丽而迷蒙，仿佛融了两岸所有的光亮与天上的星辰，变得异常奇妙了。我突然悟到，人的

着大家的魂肠儿。几个白瓷细碗那么一摆，主家就喊上了劲：“来来呀，新丰酒！香喷喷的酒！醉死人的酒！”我抵不住诱惑，就坐下喝了，记不准喝了几碗，反正没有醉，只是一起身，就变作多半仙，悠悠荡荡，悠悠荡荡，浪得我眼前飞来舞去的蚊蚋儿，都漂亮得和玉环一样，都伟大得和拿破仑一样。

来吧，朋友，人生难得畅怀时，捧起老碗醉一回！



榆林小曲

未合作

外全透着一股陶醉、一股点化的灵气。

这小曲的来历，艺人们说，是在清朝康熙年间，有一个南方来的官

人，从江浙地方带了些侍女和歌妓，先唱开的，不过，那时候还没有榆林小曲这个名儿，既是南方官人，肯定也和今天的榆林小曲有许多不一样。不过，当时的许多榆林人，都觉得这曲儿怪好听，很合他们的口味，就情不自禁地偷偷儿站在门外学。偏巧那官儿也是个会说话的，偏巧又喜欢有人学唱他的曲子，就传开了。一传再传，流传至今，还那样委婉，那样秀气，那样纤巧，满是清丽雅致的水乡味儿，象飘飘欲仙的水仙花儿。

不过，这江浙来的小曲虽然那么好听，奇怪的是，这小曲儿唱过来，唱过去，总是在这十三里高墙围起来的榆林城里唱，总也没唱到城外去。就象这小曲只会喝城里水，不会吃乡外粮似的，一点也不象清润的道府谷的二人台及三边的信天游那样，这真是怪事。

其实，还有更怪的。春天里刮大风，冬天里冷死人，方圆几百里，几千里都是漫漫荒沙，偏突如其来的一座绿树成荫、神气十足的榆林城，不是更怪么？这座如花似锦的城

池里，竟有一股超凡脱俗、漂亮甜美、象甘霖一样的好水儿，这水儿就叫桃花水。它不高也不低，不上也不下，偏就从这座半山半川的城的山中间涌流出来，昼夜喷射，四季蒸腾，直喂得那些从娘肚里就喝着水儿的榆林姑娘，一个个全都袅袅娜娜的，就象是阳春三月盛开在融融春风中的桃花杏花儿……不怪么？

其实呢？这也就是了！

你道这榆林小曲为什么仅在榆林城里唱？

原来这榆林城的人，也真和城外沙漠草滩里的老乡不一样，嗓门不那么粗，心眼儿也灵些，走路踏着一一种紧蹙细碎的过街步，吃饭有许多最可人意的菜名儿……总而言之吧，这榆林城里的人，虽说是缺少一种北方人叱咤风云的气概，却分明多了江南小桥流水似的韵味。怕就是因为这许多，才使得上辈子的榆林人一听到这南方的小曲，就认定它属于榆林人是天经地义的。

那么，就让这好听的小曲儿在榆溪河畔一直唱下去好了，直唱到长城下通了火车，毛乌素沙漠早已是一片绿色的世界的时候。

世界和自然的世界能如此交融，如此和谐，应当感激这条青黛色的大江呢！

(题图 肖智武)

新丰酒

新丰酒好喝得很，你喝下一碗想两碗，三碗四碗下肚，还是想喝。

新丰酒有传说，当年刘邦还是泗水亭长，有一回送一批刑徒来骊山，有人送给他两壶本地醪酒。他喝了，觉得很美，当皇上后就常饮此酒。——把老父亲从家乡接来，安置在新丰，说不定就是冲着那酒去的。

这么说，好象新丰酒好是因为和皇上的嘴沾过边边。其实不然，新丰酒本来就很好，刘邦喝了好，刘邦不喝也好，谁喝了谁说好，谁喝了谁就好。

历代的雅士名流，

文人骚客，都以痛饮新丰酒为人生美事。王维就写过这么一首诗：“新丰美酒斗十千，咸阳游侠多少年。相逢意气为君饮，系马高楼垂柳边。”把马往柳树一拴，几位游侠晃进店来，寻个空处坐了，酒菜一齐，就举斗碰碗，引颈扬颌，吆五喝六，好一番“潇洒”！——那情景，你稍稍一想，舌头底下就渗水。



植树去

罗保根

我喝了一回新丰酒，是在骊山逍遥亭下，东花园西，新丰酒厂设的那个摊儿上。白底黑字的酒招儿，挑逗着游人的眼珠儿，飘逸散的酒香儿，勾引

(散文)

古瓶

许遐志



最醒目的地方，瓶底铺着闪光的丝线，瓶口插着一支华丽的羽毛。只要来客，他总要不厌其烦地讲一通它的历史，它的艺术性等等，直说到客人们想告辞为止。一天，他请来了一位考古学家，对古瓶审视了半天，后说：“是赝品。”

“什么，是假的？你看它的底上不是有‘开元元年’的印鉴吗？老高的眼睛睁成方了。考古学家依旧摇头。几天后，这只古瓶不见了，问及时，他叹了口气：“那是个骗人的假货！”一天，我路过街口的“吉祥小吃铺”，无意中看见

我家邻居老高有一口唐代陶瓶。形状和大小与现在的凉瓶差不多，通体呈现一种经年累月的暗褐色，肚子上浮雕着一只张牙舞爪的龙和一只威风凛凛的虎。它的做工不大精细，龙虎身上可不见刀痕，瓶体的釉汁上得不匀。也许正因为这样，它才具有一种粗犷敦厚、古朴的风格。老高将它置于客厅，立时即收到了它。当晚，它浑身闪烁着幽幽的本色光亮，头上插着钢笔，与娇秀的文竹、精美的座钟、名贵的书籍并排坐在作家书桌上，它显得既高贵又典雅，使书房顿然生辉，平添了几分古色古香。

(题图 积令)